

試說新語《孫子兵法》形與決積水的最新辯證

作者/祝仲康研究員



國立政治大學阿拉伯語文學系學士、國立政治大學中國大陸研究英語學程碩士，國防大學政治學博士。經歷:玄奘大學傳播學院兼任助理教授、台灣電視公司新聞部 編導，專員，主任。中國廣播公司新聞部 記者，編輯，主播。現任中華戰略學會研究員。

提要

- 一、傳統上，軍事理論研究者習將《孫子兵法》〈軍形篇〉的「勝者之戰，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者，形也」解釋為「勝方的戰法，如同積水奔騰而下，這就是形勢啊」。其中的「形」，解為「形勢」者有之，解為「佈署」者亦有之。
- 二、根據最新研究，《孫子兵法》中的「形」，可以解為「分散」。故本文以為〈軍形篇〉的「形」，也可解為「分散」。至於與「形」的涵義應該一致的「決」，就應該是引水四散。所以「勝者之戰，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者，形也」，當指「勝方的戰法，如同讓積水分批流出，就是分散啊」。亦即勝方的戰術是分散敵方兵力，降低敵人威脅，以使我方可以「以眾擊寡」的獲得勝利。
- 三、二次大戰的諾曼地登陸一役，盟軍成功欺敵，誘使德軍北自挪威、南至法國下諾曼第多處設防以致備多力分，就是「勝者之戰，決積水於千仞之谿者，形也」的經典範例。

關鍵詞：決，形，分。

壹、前言

《孫子兵法》凡十三篇，其中第四篇〈軍形篇〉提到「勝者之戰，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者，形也」。¹ 總體而言，自漢至今的研究者，大抵習將該句解釋為「勝者的作戰方式，如高山積水狂瀉而下，這就是形勢、或勢不可擋的軍隊部署」。就一般人的認知而言，上述傳統譯文流暢通順，並無不妥。但若仔細推敲，或仍有新意發揮的空間。

根據最新研究，《孫子兵法》中的「形」，亦可解為「分」，而且是分散敵人。² 在參照該最新研究後，本文認為「勝者之戰，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者，形也」的「形」，未必是「形勢」或勢不可擋的軍隊部署，亦可能是「分」。其對象，應該也是敵軍，也就是要分散敵人。

接下來，本文將次第展開：首先，是簡介「勝者之戰，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者，形也」一句中，「形」的傳統解釋。其次，堪稱本文重點，此即根據最新研究結果以探求有別於傳統解釋的新解。繼之，則以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諾曼地登陸為例，更具體的印證新解及其戰場應用。

至於本文目的，則有微觀與宏觀兩個層面。在微觀上，希望透過反思，能更深入了解「形」的最新可能解釋，以便進一步探索孫武的戰術思維與制勝之道。次就宏觀論之，則盼能夠發揮拋磚引玉的作用，俾與學界繼續共同發掘中國兵學思想的深意，尋求傳統以外的創見，並供相關領域參考。

貳、傳統解釋

中國歷代研究《孫子兵法》者甚多。前人的心得，提供了一窺傳統解釋所需的豐富資料。回顧自漢至今諸多研究者的觀點後，可知前人對於「勝者之戰，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者，形也」之「形」的解釋，豐富多樣，各勝擅場。經過歸納，可獲得兩種要義：一是形勢，一是軍隊佈署。（如表一）

表 一：「形」的傳統解釋

形的解釋	研究者	各研究者的主要觀點
形勢	曹操 ³	決水千仞，其勢疾也。 ⁴
	李筌	八尺曰仞，言其勢也。 ⁵
	蕭天石	沛然莫能禦也。 ⁶

註1：徐瑜編撰，《孫子兵法：不朽的戰爭藝術》，二版（臺北市：時報文化，1994），頁164。

註2：祝仲康，〈分散敵軍-《孫子兵法》「鬪眾如鬪寡」，形名〉的新語試說，《中華戰略學刊》，一〇九年秋季刊，民國一〇九年九月二十日，頁86-114。

註3：三國時代的曹操是目前已知最早為《孫子兵法》作註的人。吳九龍主編，〈前言〉，《孫子校釋》，第三版（北京市：軍事科學，1991），頁9。

註4：蕭天石主編，《孫子十一家註》（台北市：中國大陸子學名著集成編印基金會，1978），頁378。

註5：同註4，頁90。

註6：蕭天石，《孫子戰爭論》，增訂四版（臺北市：自由，1983），頁56。案：蕭氏曾任中國大陸子學名著集成編印基金會主編。該基金會是為響應蔣公復興中華文化遺訓而由各界集資成立。

	褚良才	勢不可擋。這就叫做『形』呀。 ⁷
	李啟明	形勢也。 ⁸
	魏汝霖	積蓄壓倒之最大力量…敵人當然無法抗拒這形勢。 ⁹
軍隊佈署	張預	如善守者匿形晦跡。 ¹⁰
	劉寅	形者，戰守之形也。 ¹¹
	杜牧	積水在千仞之谿，不可測量，如我之守，不見形也。 ¹²
	梅堯臣	兵動九天之上，莫見其跡。此軍之形也。 ¹³
	鈕先鍾	「形」，指的是「兵力佈署」。 ¹⁴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由上可知，前人對於「形」的解釋是一「形」各表。可見此議題猶未定案，仍處於「盍各言爾志」的開放階段。而前人的「留白」，不啻提供了後來者揮灑的空間，並為新解開了一扇窗，預留了立足之地。

參、尋求「勝者之戰」中「形」的新解

接下來，就要推敲「形」的新解。並重新定義「勝者之戰，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者，形也」的解釋。

一、「形」即「分」的論述

根據最新研究，《孫子兵法》中的「形」，指的也可是「分」，而且是分散敵人。¹⁵ 該研究認為《孫子兵法》〈虛實篇〉的內容，對於「形」的涵義，表達的甚為具體，非常值得參考：

「故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我專為一，敵分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則我眾而敵寡。能以眾擊寡，則我之所與戰者，約矣。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則我所與戰者寡矣。故備前則後寡，備後則前寡，備左則右寡，備右則左寡，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寡者，備人者也；眾者，使人備己者也」。¹⁶

註7：褚良才，《孫子兵法研究與應用》(杭州：浙江大學，2002)，頁 46。案：褚氏曾係大陸全國高校孫子兵法研究會會長，浙江大學軍事理論教研室主任。

註8：李啟明，《孫子兵法與現代戰略》(台北市：黎明文化，1989)，頁 77。案：李氏為前中華民國陸軍少將，前中華戰略學會孫子兵法研究組召集人。

註9：魏汝霖，《孫子今註今譯》，修訂版(台北市：台灣商務，1984)，頁 113-114。案：魏氏係前中華民國陸軍少將，曾任駐澳武官。

註10：同註 5。

註11：大笑先生說，〈一代名著《孫子兵法》的全新解讀(分論之四：形篇)〉，每日頭條網站，2018/12/25，<https://kknews.cc/other/g3y5oj8.html>，檢索日期：2019 年 7 月 8 日。

註12：同註 5。

註13：同註 5。

註14：鈕先鍾，《孫子三論：從古兵法到新戰略》，二版(台北市：麥田，2006)，頁 79。案：鈕氏係淡江大學榮譽教授，中華民國知名軍事學家。

註15：祝仲康，〈分散敵軍-《孫子兵法》「鬪眾如鬪寡」，形名〉的新語試說，頁 103-105。

註16：徐瑜，《孫子兵法：不朽的戰爭藝術》，頁 192。

經由該研究的分析，「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可重組為「形人則敵分，我無形則我專」。既然「形人」可造成「敵分」，表示「形」就是「分」；而「我無形則我專」，當指「我無形則我無分」，¹⁷ 更可確定「形」就是「分」。此一論點，便是本文以「形」為「分」的基本立論依據。

二、「形」的效果、目標與途徑

得知「形」即「分」後，可再深入瞭解其效果、目標與途徑，以便全盤認識孫武用兵之道，並更深入的研究其應用方式。

根據上述〈虛實篇〉的內容，可知孫武主張分散敵人並維持己方兵力集中的原因，是要藉此獲致「我眾敵寡」的效果，進而達到「以眾擊寡」、「我之所與戰者，約矣」的戰場優勢，¹⁸ 最終完成戰勝敵人的目標。

至於孫武分散敵人的途徑，則是「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則我所與戰者寡矣」。也就是不讓敵方知曉我要攻擊何處，以逼使敵人多處設防。敵人多處設防，其兵力就分散了，而我方單次所需面對的敵軍也就減少了。若敵方處處設防，則更將陷入「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的不利窘境。由此可知不讓敵方事先參透我將攻擊何處，藉此迫使敵方四處設防而分散兵力，進而製造我方在戰場上的數量優勢，便是孫武的致勝方式之一。

必須一提的，則是孫武的想定應以理想型視之。例如在實際戰場狀況中，「敵分為十」，未必是十等分，也可能因為輕重緩急，以致有的防區兵力較多，有的防區兵力較少。不過一旦「分」了，各股兵力自然較「分」之前的總兵力來的「寡」，而我方所面對的任一股敵軍，也就會少於「分」之前的敵軍總數，所以我方仍是「所與戰者寡矣」。更進一步而言，讓集中的敵軍四散是「形人」，則舉一反三，不讓敵軍重行集結，以保持其分散，也應是「形人」。亦即誘使集中的敵軍分散，或是阻止已經分散的敵軍再次集結，都應是「形人」。此外，「寡」除了指涉「量」，或許也可指涉「質」。例如某處防守兵力雖與它處一樣多，但是由於該處遇襲的可能性較低，所以守軍便以老弱殘兵為主，其素質自然遠較其它防區為差，其戰力，自然也就較「寡」了。

三、以「形」的一般解釋來補充

除了自《孫子兵法·虛實篇》汲取「形」的可能解釋以外，「形」的一般解釋，應該也可以提供參考。根據教育部網站所載，「形」當名詞時，是模樣，軀體，狀況；當動詞時，表示「顯現」。例如「喜形於色」。¹⁹

註17：我專，即我的兵力集中。既是兵力集中，就是「無分」了。請參閱：徐瑜，《孫子兵法：不朽的戰爭藝術》，頁 196；錢基博，《孫子章句訓義》（上海：華東師範大學，2010），頁 239；王漢國，《孫子兵法導讀》（宜蘭縣：佛光人文社會學院，2004），頁 125；吳九龍，《孫子校釋》，頁 93。

註18：「我之所與戰者，約矣」意指與我交戰之對象就弱小易制了。同註 16，頁 196。

註19：教育部，〈磁條名稱：形〉，教育雲網站，<https://pedia.cloud.edu.tw/Entry/Detail/?title=形>，檢索日期：2019 年 8 月 24 日。

本文認為，這些一般解釋中，「顯現」頗具參考價值。「顯現」表示將內部事物呈現於外，亦即由內而外。例如「喜形於色」，就是將內心喜悅外顯於臉上。²⁰ 至於分散與顯現，是否可以共存於「形」中？本文認為「敵所備者多」，甚至「無所不備」，既是分散，亦是到處顯現。所以顯現與分散具有內在聯繫，是一體的兩面；顯現可以帶來分散，分散又可助長顯現，彼此相輔相成而無法切割。準此，將「形」解為顯現的一般解釋，當可佐證以「形」為「分」的正當性。

其實王安石「春風又綠江南岸」的詩句，亦可提供參考。該句的「綠」，是動詞，意指「把江南染綠」。²¹ 依此類推，「形人」的「形」也是動詞，意指「使敵人現形」。而使敵人離開駐地並分散於戰場，正可謂使敵人現形。準此，益可見「形」具有分散的涵義。

四、「形」與「決積水」的辯證

雖然將「形」解釋為「分」，應是可行的，但是相關論述卻無法就此結束，因為還需處理「決積水於千仞之谿」的傳統解釋與「分」之間的矛盾。

蓋「勝者之戰，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者，形也」，意味「勝者之戰」可以比擬為「決積水於千仞之谿」的原因，在於它們兩者的交集是「形」，「形」可謂該兩者的關鍵意旨，所以若「形」是「分」，則「決積水於千仞之谿」的主要涵義應該也是「分」才是。但是檢視前人觀點，「決積水於千仞之谿」的傳統解釋不但沒有「分」的涵義，反而是與「分」相反、直指或強烈暗示整體的「整體優勢不可擋」、²² 「軍事實力強大」、²³ 「積水必定洶湧，其形勢不得了」。²⁴

因此若要證明以「形」為「分」的解釋是合適的，則須提出「決積水於千仞之谿」的涵義也是「分」的新解才行。唯有如此，「形」即「分」的論述才算塵埃落定。

五、「決積水」的新解

「決積水於千仞之谿」的傳統解釋是「積水奔騰而下」，也就是讓積水瞬間傾洩而出。不過跟據《說文解字》，「決」的原意係指「行流也」，意指「開鑿壅塞，疏通水道」，也就是讓水流動；清朝朱駿聲則謂「人導之而行曰決」。

註20：同註19。

註21：「春風又綠江南岸」是宋朝王安石「泊船瓜洲」中的名句。其中「綠」，用作動詞，形容春風把江南的草木都吹綠了。請參閱：香港大埔舊墟公立學校網站，http://www.tpomps.edu.hk/chinese/poem/2_7.htm，檢 索 日 期：2021 年 2 月 24 日；中華古詩文古書籍網，<https://www.arteducation.com.tw/shiwen/df14e6fd217b.html>，檢索日期：2021 年 2 月 24 日。

註22：徐瑜，《孫子兵法：不朽的戰爭藝術》，頁168-170。

註23：吳九龍，《孫子校釋》，頁67。

註24：陳綱，《毓先師講孫子》（臺北市：中華奉元學會，2014），頁151。

²⁵ 由此觀之，「決」是要疏導水流，使其有序流動。準此，「決積水於千仞之谿」並非使積水在同一時間整體傾洩而出，而是使積水以較小的單位量分散於較長的時間流入深谷。如此一來，新解的「決積水」與「形」就有扎實的內在聯繫，此即讓積水「分散」、「現形」。

具體而言，傳統上對「決積水於千仞之谿」的解釋是堤垮了，積水瞬間全部湧出；新解則是主張堤上有個孔，水從該處分批流出。所以前人將「決積水」視為積水轟然傾注而下，應該是將意義相關但程度差異甚大的「決」與「潰」混為一談了。²⁶

至於「積水」何所指，是敵是我？蓋由於「開鑿壅塞，疏通水道」意味著化解「積水」可能帶來的威脅或危害，所以「積水」應是指涉具有威脅的敵軍。其次，由於「形」在〈虛實篇〉的作用對象是敵人，所以「決」的作用對象「積水」應該也是比喻敵軍。

要之，在千仞高山上的積水，若同時的、集中的傾瀉而下，必然勢不可擋，並會造成我方的慘重損失，因此是個深具威脅的隱患。但若將水分散導出，亦即降低其單位流量，就可解除其威脅了。至此，「決積水於千仞之谿」與「形」的涵義，已獲一致；而「形」即「分」的解釋，亦獲鞏固。

六、新舊解釋的比較

「勝者之戰，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者，形也」的新舊解釋，剛好相反。傳統解釋是將己方類比為高山積水，並藉轟然而下、沛然莫之能禦的力量戰勝敵方。其中「形」，解釋不一，或佈署，或「勢」。至於新解，則認為對方才是高山積水；而我方則是藉著分散積水流量以化解其威脅，進而成就我方的「勝者之戰」。換言之，前人認為「勝者之戰，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者，形也」強調的是兵力集中，新解則認為「分散敵人」才是該句主旨。（如表二）

表 二：傳統解釋與新解的比較

	整 句	決	積水	形
傳統解釋	勝者的戰法，有如高山積水奔騰而下，這就是形勢（或佈署）。強調兵力集中。	潰	己方	佈署、形勢。
新解	勝者的戰法，有如將高山積水分批疏導至深谷，這就是「分」。「分散敵人」才是主旨。	疏導	敵方	分散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註25：徐中舒主編，《遠東·漢語大字典》（臺北市：遠東，1991），頁1574。另，「決」為「決」的俗字。請參閱：中央研究院，〈異體字「決」與「決」的字義比較〉《國際電腦漢字及異體字知識庫》，<http://chardb.iis.sinica.edu.tw/meancompare/6C7A/51B3>，檢索日期：2020年2月17日。

註26：潰，堤防被水沖毀。請參閱：教育部，〈磁條名稱：潰〉，教育雲網站，<https://pedia.cloud.edu.tw/Entry/Detail/?title=潰&search=潰>，檢索日期：2020年02月5日。可見「決」較偏向人為的，可控的，水量有限度的，「潰」則是大水造成的，水量是洶湧的。

肆、「形」在諾曼第登陸的運用

「形」是分散敵軍，以化解敵方因為「積」或「專」、亦即兵力集中，而產生的優勢與威脅；而就邏輯與效果上而言，不讓敵軍合龍，應該也是分散敵軍。至於「形」的具體操作方式，則是讓敵軍因為不知道我將攻擊何地而處處設防，以致備多力分的「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而當敵軍因為「無所不備」以致兵力分散、防線過長時，就有如「積水」四散於「千仞之谿」了。二次世界大戰時，盟軍反攻歐洲前採取了諸多欺敵作為，一方面是要設法分散德軍，使其因為不知盟軍將於何處登陸而處處設防，一方面又要阻撓部分已經分地駐防的德軍再度集結，即可視作「形」的實例。本節便將簡略介紹盟軍登陸諾曼敵前的若干作為，以見孫武思想在西方的實踐。不過由於本文對「形」的定義，是透過〈虛實篇〉之「形」而求得的，因此在敘述盟軍的作為與德軍的反應時，不可免的會重點引用〈虛實篇〉的文字，以便更清晰地闡明「形」的概念與應用方式。

一、製造「敵分」的盟軍「堅忍」計畫

1943 年底，為了抗擊德國，贏得戰爭，英美決定次年渡海，反攻歐洲。²⁷ 由於預期德軍會加強防守，以及聯軍登陸艇數量或許不足，因此盟軍最高指揮部的原則就是集中兵力，不要分散攻擊。所以盟軍最高指揮部只選定一處入侵地點，此即諾曼地的卡瓦多（Calvados）海岸。²⁸

為了誘使德軍將盟軍聞風喪膽的豹式坦克集團軍留在遠離卡瓦多的塞納河（Seine）東北，以製造「敵分」，盟軍設計了一個名為堅忍（Fortitude）的欺敵方案。該方案目的有二，（一）狐弄²⁹希特勒與德國將領，讓他們誤判盟軍攻擊地點，以製造「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的效果，（二）讓德軍以為盟軍真正的主力部隊只是佯攻。

此計若成，德軍兵力便分散了。準此，盟軍反攻的大政方針可謂「盟專德分」。亦即盟軍維持兵力集中，再以「堅忍」計畫「形」德軍，使其備多力分。

堅忍計畫內容甚多，以便讓德軍以為盟軍會出兵比斯開海岸（Biscay Coast），³⁰ 馬賽（Marseilles）周遭，³¹ 甚至是巴爾幹半島。該計畫最重要的部份，則是堅忍北路與堅忍南路。前者遙指挪威，因為當地是德國 U 式潛艇基地；

註27：Stephen E. Ambrose, D-Day, June 6, 1944: The Climactic Battle of World War II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4), p. 40。

註28：本段及以下所述之諾曼第登陸前盟軍與德軍的準備情形，請詳參：Stephen E. Ambrose, D-Day, June 6, 1944, pp. 71-86.

註29：狐仙為我國北方的民間傳說。由於狐仙性喜捉弄人，因此有「狐弄」一詞。唐魯孫，《老古董》，五版（臺北市：大地，民國七十三年），頁 187。案：今人誤為「糊弄」或「呼攏」。

註30：案：比斯開海岸(Biscay Coast)在法國與西班牙之間。

註31：案：馬賽(Marseilles)在法國南部，臨地中海。

後者則以卡萊（Pas-de-Calais）為假想目標，因為當地是距離英國最近的法國海岸。³²

在北路方面，為了讓德軍關注挪威，盟軍必須讓德軍相信英美有足夠資源發動第二次攻擊。所以盟軍動員英美電影業者，製作了大規模的假人部隊與假登陸艇以虛張聲勢。此外，無線電信號亦發揮了推波助瀾的效果。例如「駐紮」於蘇格蘭、³³ 並「計劃」入侵挪威的英國第四軍，只存在電波中。1944 年初，廿餘名英國軍官前赴蘇格蘭極北處，在那發了數月的無線電訊息。這些電訊讓德軍以為蘇格蘭遍佈盟軍指揮所。

尤有甚者，遭到策反的德國情報人員也發電訊回漢堡，提及火車頻繁進出蘇格蘭，愛丁堡街頭出現新的部隊，部隊中充斥即將移防挪威的耳語。此外，木製的雙引擎轟炸機也現身蘇格蘭機場。英國突擊隊甚至突襲挪威海岸，攻擊雷達站，採集土壤樣本，看起來神似先遣兵力。

這些作為，結果豐碩。1944 年晚春時節，希特勒已有十三個陸軍師在挪威，外加九萬海軍與六萬空軍人員。五月底，德軍元帥隆美爾(Erwin Rommel)本欲將挪威的五個步兵師集中至法國。但是整裝待發之際，希特勒卻因收到挪威所受威脅日增的假情報，而否決該移防。

至於南路，欺敵行為更大、更細緻。該任務係由駐紮於多佛（Dover）、³⁴ 直接威脅卡萊的美國第一集團軍擔綱。欺敵行為包括無線電通訊，偽裝的假登陸艇，停滿紙糊的坦克與橡膠坦克的集合場。間諜也「密報」多佛附近活動驟增。例如構工，部隊調動，火車往來頻率大增，甚至假的卸油碼頭已開始運作，而該碼頭其實只是電影美工人員做的大道具。在盟軍故佈疑陣的誤導下，絕大部分的德軍步兵與豹式坦克部隊持續駐防於賽納河以北的敦克爾克（Dunkirk）至勒發佛爾(Le Harve)之間。而德軍將領關注的亦是卡萊，而非諾曼第。³⁵

南路最大的欺敵行為，則是艾森豪（Dwight David Eisenhower）指派巴頓（George Smith Patton, Jr.）前赴多佛接掌美國第一集團軍。由於德國人認為巴頓是盟軍最優秀的指揮官，因此，咸認攻擊將由巴頓領軍。而艾森豪此舉就是要利用他的聲望與能見度強化南路的欺敵行為，讓德國深信卡萊就是盟軍的登陸地點。此令一出，不只間諜回報巴頓抵英與出席活動的情報，英國媒體亦大肆報導，而德國人也可從美國第一集團軍的無線電訊得知巴頓的行蹤，以及他確實握有該軍實權。

南路計畫成功的使德軍嚴重高估盟軍兵力。例如 1944 年 5 月底，德國認為盟國遠征軍共有八十九個師，第一波攻擊將有廿一個師登陸。不過實情卻是盟

註32：案：卡萊(Pas-de-Calais)在法國北部，近法比邊界，臨英吉利海峽。

註33：案：蘇格蘭在英國北方，是最靠近挪威的英國領土。

註34：案：多佛(Dover)在英國南岸，東望法國卡萊。兩者之間就是英法之間最短的距離。

註35：William L. Shirer,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基隆市：海洋，1971)，p. 1037.

軍只有四十七個師，第一波只有六個師登陸。此外，德軍也深信由於盟軍兵力充足，所以正式攻擊之前會有佯攻。同樣的，這也沒有發生。

二、與戰之地 敵不可知

不過不讓德軍知道卡瓦多才是登陸地點、才是「與戰之地」，比讓德軍誤信卡萊是登陸地點，更為重要。艾森豪便曾在備忘錄寫到：德軍是否知道正確進攻資訊，攸關任務成敗。所幸盟軍指揮部定期蒐集的情報，都顯示欺敵成功：德軍以為盟軍要攻打挪威，並佯攻法國南部、諾曼第、比斯開灣，以分散德軍注意力；至於主要的攻擊目標，則是卡萊。於是德軍在卡萊大築防禦工事，調集更多軍隊與坦克，並將水雷集中於該處外海。

此外，由於德軍大幅高估盟軍兵力，而盟軍又握有制空與制海權以致行動力大增，因此德軍甚至以為任何合適海灘都可能遭入侵。不過因為德軍能獲得的證據，都指向卡萊：例如盟軍偵察機飛越德國第十五軍防區的次數，是飛越第七軍防區的兩倍；³⁶ 盟軍空襲塞納河東北方目標的次數，幾乎是空襲「下諾曼地」的十倍，³⁷ 因此，隆梅爾持續聚焦於卡萊，德國最精銳的第十五軍，亦高度集中於該地，³⁸ 而豹式坦克的主力部隊也仍然與第十五軍同在塞納河東北。

1944年6月6日，諾曼地登陸戰爆發。因為「與戰之地不可知」而遭「形」的德軍，不但措手不及，高級將領甚至認為當天凌晨一點從天而降的盟軍以及黎明登陸的大批盟軍只是佯攻，是要掩護對卡萊的攻擊，³⁹ 盟軍則因此贏得此役。

諾曼第登陸一役，堪稱「形」的註腳，「形人」的見證。盟軍成功欺敵，誘使德軍將部隊分散於北起挪威、南至法國下諾曼第的數千公里海岸線上，並因此取勝，正是「勝者（盟軍）之戰（諾曼第登陸），決（誘導）積水（敵軍）於千仞之谿（數千公里海岸線），形（分散）也」的典型範例。諾曼第戰史專家 Stephen E. Ambrose 評論此役，即認為處處設防，精力與兵力勢必分散。⁴⁰ 其實納粹德國領袖希特勒(Adolf Hitler)的精神導師普魯士國王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在十八世紀時即曾警告「He who defends everything, defends nothing」。⁴¹ 只是希特勒與德國將領未能洞悉戰局，以致盟軍在登陸諾曼第前，得以順利「形」德軍，使其散佈於英吉利海峽沿岸，造成盟軍眾、德軍寡的戰場形勢，

註36：卡萊就在德國第十五軍的防區內，第七軍的防區則是卡瓦多。Stephen E. Ambrose, D-Day, June 6, 1944, p. 87.

註37：案：卡萊位於塞納河東北方；下諾曼地則在塞納河西南方，卡瓦多位於其內。

註38：William L. Shirer,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 p. 1037.

註39：同註 37，p. 1038.

註40：Stephen E. Ambrose, D-Day, p. 109.

註41：John Keegan, Six Armies in Normandy: From D-Day to the Liberation of Paris(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83), p. 332. 轉引自 Stephen E. Ambrose, D-Day, p. 33.

第三帝國也因此走向覆滅的命運。回首當時，希特勒中計而分散了資源，不啻自招失敗。⁴²

伍、結語

自漢至今，研究者對於《孫子兵法·軍形篇》「勝者之戰，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者，形也」的「形」，解釋不一。或謂「形」是攻方的強大形勢，但也有人認為是進攻前的佈署，民初錢基博甚至主張「形」是敵方敗相已露。

既然前人對於「形」的見解是一「形」各表，顯見此議題猶在發展中，仍處於「各言爾志」的開放階段。因此前人研究成果雖然詳盡多樣，卻仍保有若干留白，提供足夠空間，以待來者發揮創意，再現新貌。準此，本文便充分利用前人賦予的寶貴空間，積極嘗試，另為新解，期能豐富《孫子兵法》的討論。

本文在分析《孫子兵法》〈虛實篇〉的「形」之後，得出如下結論：如同〈虛實篇〉，〈軍形篇〉的「形」，也應是「分」；至於「積水」，則是敵軍。全句要旨，是設法使敵人四散，以化解其可能藉由「積」或「專」所帶來的龐大威脅。故依本文所得，「勝者之戰，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者，形也」，指的是分散敵軍以贏得戰爭。

以「分」取勝，意味要取得數量上的優勢。大軍壓境固然可以在數量上佔上風，但若反向思考，則分散敵軍亦是可由之道。畢竟要在兵力上大幅勝過遠比我方強大的敵人，必然是勞民傷財而且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因此試著分散對方以化解其實力，降低其威脅，或許更為重要且較為可行。另一方面，當我方防範他人的可能攻勢時，亦須注意勿遭對方分裂而「前後不相及，眾寡不相恃，貴賤不相救，上下不相收」。⁴³

以微觀而言，本文是嘗試從古籍中咀嚼新意，於傳統視角外另闢新局，祈能在各家崢嶸的兵學領域，留下「決積水」與「形」的全新印記，以與傳統觀點並駕齊驅，互相輝映。但就宏觀而論，則是期許對於成書已兩千多年的《孫子兵法》，再添研究動能，持續討論並深入領略其精義要旨，期能獲致更佳理論與應用，以使中華文化長立普世價值之林。

哲人雖遠，經典猶在。只要兵學社群鑽研不輟，定能持續自我國古典軍事學說中，發展出更多值得參考與應用的新觀念。

註42：Stephen E. Ambrose, D-Day, p. 114。

註43：本為受地形之累而無法互相支援。徐瑜，《孫子兵法：不朽的戰爭藝術》，頁 266。本文則引申為遭敵分裂，以致難以團結禦敵。